

怨灵作器的古镇 弥漫神秘的重重迷雾
一把古旧的姻缘伞，
将引你到寻找缘分的不归路

姻缘伞

李沉嫣 ·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李沉嫣·著

阴缘伞

YIN YUAN SAN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缘伞/李沉嫣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219-06106-0

I. 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0434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
策划编辑 罗敏超

责任编辑 罗敏超
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开 本 710毫米×990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106-0/I·1045
定 价 21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视频里的惨案……1

突然，那名女子觉察到了什么，停下旋转的脚步，缓缓抬头……像是被某种恐惧攫住，她跌坐在地上，四肢痉挛，浑身颤抖……画面强烈地抖动起来，苏沐雨隐约看到，那女子双手握着一块细长的玻璃碎片，对准自己的心脏狠狠地刺了下去！血液溅满了摄像头，又顺着屏幕滴落下来……

第二章 古镇冥婚……8

苏沐雨看到走在最前端的是一队乐手，身上背着红布花球，吹奏着单鼓、单号、单唢呐。后边跟着一个穿灰麻衣的少年，手捧一幅黑框相片，就像死人的遗像。他旁边是一位四十多岁媒婆一样的女人，替他撑一把暗红的蜡纸伞。苏沐雨觉得那伞很眼熟，好像她的那把姻缘伞。再后边是五个中年男人，抬着五大箱嫁妆，但苏沐雨总觉得那和遗物没什么分别。最后出来四个壮丁，抬的居然是一口朱漆棺材！

第三章 疑案追踪……23

一股寒气从苏沐雨的脊梁升起，她艰难地开口：“外婆，您看到的男人是什么模样？”
“穿着正统的西服，最奇怪的是都已经到楼里了，他还撑着一把红色的蜡纸伞！”
天啊！那不是韩曳吗？！

第四章 遗产风波……36

我们一起进到韩宅后，就直奔那间冒烟的房间。一推开门，只见空荡荡的屋子中央，一幅遗像立在破旧的木桌上，相片中的女子漂亮得有些诡异，似乎还在对我们微笑，“她”前边的炉子里插满了刚点上的香，烟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。

第五章 韩宅诡事……52

一道冰凉的触感从苏沐雨的脖子上划过，好像是一双柔软的手。抚摸了片刻，这双手突然加重力道，狠狠地掐了下去！苏沐雨顿时感到呼吸困难，头脑胀痛。她猛然睁开眼睛，却发现房间里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！目光落到对面雪白的墙上，她看见一道黑影停驻在她身前——玲珑有致的女性身材，披散的长发，双手僵直地掐在苏沐雨的脖子上！

第六章 第一起谋杀……68

凌晨一点多，他想起自己家的猪还没喂，就连夜赶了回来。经过韩宅附近的一个荒林时，他看到三四个年轻人在掩埋什么东西，便悄悄躲在一旁，等他们一走就过去挖开来看。可想不到他们埋的竟是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！

第七章 阴谋从那时开始……84

苏沐雨和长夏把那三个咖啡杯一一拿起来查看，才知道尹苓子恐惧的是什么——其中的一只白瓷杯上赫然印着一颗红色的碎心，颜色似乎因为时间长久而微微泛黑！这绝不是杯子原来的花纹，而是有人刻意画上去的！

第八章 恐怖的延续……97

苏沐雨疑惑地走到那间房门口，一眼就可以望见梳妆柜上摆着的大镜子，而镜子却照出一张残破的脸！布满黑疤没有眉毛的面孔上，似乎连鼻子嘴巴也分辨不出，只剩下一双空洞洞的眼睛，而那双略微变形的眼睛，此时正透过镜子紧盯着她！

第九章 “阴缘伞”店消失之谜……112

黑漆漆的一片，只有街头那盏昏暗的路灯发出微弱的亮光……这样的场景，让苏沐雨仿佛回到了一个月前的暗夜，徐诺蓝色的身影把她引到了溯水镇第九街的入口，不同的是今天，长夏陪在她身边。

第十章 身世秘密……123

苏沐雨轻易地打开了那个邮箱，徐诺一直都没有改密码。她很快发现了一封发件时间为2004年9月17日的邮件。里面只有几句话：你想知道你的父亲是谁，就到溯水来吧。我等着你，来之前给我回信。

第十一章 电梯里的谋杀……138

敞开的电梯里，烟雾弥漫，依稀可以看到穿着黄色休闲装的罗雅倪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她双目圆睁，面容扭曲，胸口插着一把银色的匕首，血水把衣服染成一种怪异的颜色。

第十二章 梦游与毒杀……152

苏沐雨咬咬牙，用尽力气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借着朦胧的星光，她发现自己真的梦游到了一个满是坟墓的山上，而这个山头好熟悉……对，她来过这里，这是韩家祖坟的所在地，她刚刚躺的那个棺材，正是上次看到的用来装“冥婚新娘”尸骨的空棺！

第十三章 深入调查……165

“啊！”尹苓子突然惊叫了一声，然后她低声对苏沐雨说，“‘他’来了，‘他’正在慢慢地上楼，你听到‘他’的脚步声了吗？我不能让‘他’找到我，你等等……”

第十四章 审讯……183

苏沐雨感觉那个女子和徐诺越来越像，徐诺小时候也没有得到父母的疼爱，可是，她真的是凶手吗？不管怎样都要把她从韩宅里找出来。

第十五章 暗道……196

“你是说，韩老爷子把暗道的出口处做成一个空心的坟墓，而坟墓的墓碑就是暗道石门？”这个设计真的很巧妙，任何人都不会随意靠近一座坟墓的，更想不到它下面有一条通往韩宅的暗道。

第十六章 杀人机关……208

从郑法医的报告中可以确定，那个死去的男子应该就是韩曳了。苏沐雨见过他，他的身高就是一米八二左右！可为什么他不是心脏病突发身亡，而是中毒死的呢？是谁要毒死他？苏沐雨马上想到了他记事本里提到的那个邪恶的人！看来“他”就是凶手！

第十七章 火烧韩宅……220

突然从暗处响起一阵尖锐的口哨声，一个人影慢慢走出来。凌微微在心中大喊不妙，两个人她都对付不了，何况是三个！

第十八章 最后的自白……235

原来是我自己弄巧成拙。其实尹苓子只用了两张桌子顶住门，她一边和你们打电话一边移桌子，所以没用什么力气。我很轻易就撞开门进去了……



突然,那名女子觉察到了什么,停下旋转的脚步,缓缓抬头……
像是被某种恐惧攫住,她跌坐在地上,四肢痉挛,浑身颤抖……画面
强烈地抖动起来,苏沐雨隐约看到,那女子双手握着一块细长的玻
璃碎片,对准自己的心脏狠狠地刺了下去!血液溅满了摄像头,又
顺着屏幕滴落下来……



第一章 视频里的惨案

1

东州市今天的天空特别晦暗,还没到傍晚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,整个城市都浸泡在湿冷的空气中,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愁苦绝望起来。

张可可刚从东州歌剧院的大门走出来,天空就飘起蒙蒙细雨,这让她原本跌入谷底的心情又沉重了几分。

“今天真倒霉!”她一边用手提包挡住头,一边伸长手臂焦急地拦着出租车。好在没等多久就来了一辆空车,她小跑过去,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,“去临湖小区。”

车内很暖和,张可可稍微整理一下衣物,松了口气。她是东州艺术学院大四的学生,还没毕业就已经成为一家知名剧团的演员,平时总是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。按理说她应该是无忧无虑的,但现在她却倍感压抑。因为近来她身边总是若有若无地发生一些诡异事件,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她周围。

就像刚才,演出结束后,她回到后台卸妆,却赫然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放着一束白菊花!菊花中央立着一张卡片,上面用红色的墨水画着一颗支离破碎的心!最令她恐惧的是落款处的签名,那竟是一个两年前就不复存在的人!

一想到这,寒意便从内心深处直冲脑门,让她克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忽然,一阵轻快的铃声响起,将张可可的思绪拉回,原来是她包里那部白色的索爱 W830 手机。屏幕上显示出刚接收到一条彩信,发信人的号码有点眼熟。

“这是什么?”张可可嘟哝着。彩信传送的是一张照片,光线有些昏暗,但依稀可

以看到一间房间的轮廓。残破不堪的家具，布满尘埃的木地板，地板中央横躺着一道蓝影……这样的场景顿时让她心头掠过一丝熟悉感。她将手机凑到眼前，正想看清那蓝色是何种事物时，第二条彩信就进来了。

还是刚刚那张照片，但拍摄的角度略有不同，是直接对准地板按快门的。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那抹蓝是一个身穿蓝纱裙的女子！她俯卧在灰旧的地板上，长发凌乱地披散着，身下是一摊暗红色的血水，她的裙摆也因沾染上这种黏稠的液体而纠缠在一起……

“啊！”张可可低叫一声，心脏剧烈地起伏着，她看到照片中女子的腿微微抽动了一下。紧接着，整张照片不断地在她眼前放大，只见那名女子缓缓从地板上爬起，立直了血迹斑斑的上半身——张可可的瞳孔倏然放大，她终于看清了那张脸！是“她”？真的是“她”！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张可可哭喊着关掉手机，却怎么也关不住席卷而来的两年前的那段回忆。溯水古镇之旅，潮湿阴腐的房间，凄惨而死的女孩……这些记忆长久以来不断地纠缠着她，她努力使自己遗忘，但“她”却始终不肯放过她。

察觉到张可可的情绪失常，出租车司机赶紧问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张可可没有丝毫反应，她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，呼吸急促目光涣散。突然，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在她耳边说：“张可可，你终于记起我了！”

她蓦然回头，竟看到后车厢里坐着一个身穿蓝纱裙的女孩，面无表情，一双大眼睛怔怔地盯着她！

“不！不是我害你的！”张可可尖叫一声，用力拍打着车窗玻璃，“司机，停车，我要下车！”

“不行啊小姐！这里是高架桥，不让停车的！”

可张可可感到身后那股腥腐的气息在逐渐向她逼近，她惊慌失措地自语：“我一定要下车，一定要下车！”

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她毅然打开车门，纵身跃了下去……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大卡车，瞬间从她那具年轻的躯体上飞驰而过……

张可可躺在血泊中，她感到自己的心脏被碾碎，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失。她用力睁了睁眼，想最后看一下这个世界，然而周围全是无声的黑白，只有一抹鲜艳刺目的蓝停留在她身边。“她”冷冷地说：“张可可，我来接你了。”

2

时间是午夜十二点，窗外的暴雨刚刚停歇，楼下偶尔有几声猫叫，低沉而凄厉。苏沐雨正伏在电脑前修改一篇文稿，幽蓝的荧光让房间里原本就不高的气温骤然下降。她打了个寒战，正想添件衣服，就听到电脑“滴滴滴”地响了几声。原来是网上有人找她聊天。

苏沐雨点开屏幕下方跳动的小头像，一个熟悉的昵称映入眼帘。

蓝色倾城：小雨，过得好吗？

苏沐雨忽然之间有种想哭的冲动。“蓝色倾城”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徐诺的网名。从小到大，她们俩的亲密无间、形影不离曾被许多人羡慕。然而当那个叫俞子熙的男孩出现，就像所有俗滥的电视剧情节一样，两个懵懂无知的少女，瞬间明白了，任何伟大的友情在所谓的爱情面前，都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她是什么时候和徐诺失去联系的？是大一下学期徐诺和俞子熙确定交往的那天？彼此不发短信，不聊QQ，刻意躲避，或许她们都觉得这样才能化解彼此间的尴尬。

苏沐雨自嘲地笑笑，两年多的时间足够让她的心情沉淀，她对一切早已淡然，甚至依旧愿做徐诺最好的朋友。

她很快地回复过去。

云浅落：诺诺，我快毕业了，在一家报社实习。你呢？一切还顺利吧？

蓝色倾城：小雨，我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俞子熙。你曾答应做我的伴娘，没忘记吧？

苏沐雨霎时惊讶，这根本不像徐诺的作风。徐诺是一个美丽高傲的女孩，大学念的是表演系，接拍过不少平面广告，两年前还听说她即将出演一部电视剧，怎么可能放下大好前程结婚？而且新郎居然不是当初令她奋不顾身的俞子熙！

云浅落：诺诺，怎么会如此突然……不如我们约个时间见面，你把这两年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，怎样？

许久都不见徐诺回复。苏沐雨便按捺不住地从手机里翻找出她的号码，拨了过去。然而只听到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的提示语音。

突然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阵一阵地闪烁着，不一会儿整个房间都陷入了黑暗中。是电灯短路了吗？苏沐雨正准备起身检查，电脑上徐诺的QQ头像又跳动起来。

蓝色倾城：你很想见我吗？那就现在吧。

苏沐雨刚要问“现在怎么见？”，徐诺就将QQ视频请求发送过来。她赶紧点击“接受”，戴好耳麦。

电脑屏幕上弹出两个窗口，右下方显示出苏沐雨本人的视频影像，里边的她在荧光照射下面色泛青，煞是恐怖。左上方则是徐诺那边的视频，却黑漆漆的无法分辨出任何景物。

苏沐雨大声问：“诺诺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呀？”

回答她的是死气沉沉的寂静。然后，耳麦里清晰地传出一段声响——有人拧开了房间的大门。那声音仿佛就在苏沐雨的身后响起，她还以为打开的是自己房间的木门。接着，缓慢低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似乎一步步走到了苏沐雨身旁！

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，突然，她真的感觉到有一双手轻轻搭上了她的肩膀！

她惊恐地回过头，却发现身后什么人也没有。

喘息了片刻，苏沐雨继续盯着视频看。徐诺的视频还是模糊不清，而她的视频里——天啊！她身后竟然站着一个穿蓝纱裙的女子，头发披散，双手落在她的肩膀上！苏沐雨鼓足勇气再次回头，而视线所及依旧是黑漆漆、空洞洞的一片。只是这次，一股不知从何处吹来的凉风缠绕在她周围，令她瑟瑟发抖起来。

是眼花了吗？她定定神又望向视频，里边除了她再没有其他。她赶紧关闭了自己的窗口，把徐诺的视频最大化，霎时黑色充斥着整个屏幕：“诺诺，你在哪？”

一阵尖锐的声音响过，视频变得清晰起来，就像在播放一个视频片断。这是一间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房间，忽明忽暗的月光从厚重的窗帘缝隙渗透进来。苏沐雨可以肯定，这绝不是徐诺的大学寝室。这是哪，徐诺在这里做什么？

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身穿蓝纱裙的女子，长发遮面，就好像刚刚站在她身后的那个！

“诺诺，这是怎么回事……她是你吗？”苏沐雨记得，从小徐诺就特别爱穿蓝衣。

女子在房间里不停地打转，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出口。她的身影投在雪白的墙壁上甚是凄惨孤寂。苏沐雨听到断断续续的幽咽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似乎要把人心深处的悲伤哀怨都勾引出来。突然，那名女子觉察到了什么，停下旋转的脚步，缓缓抬头……像是被某种恐惧攫住，她跌坐在地上，四肢痉挛，浑身颤抖……画面强烈地抖动起来，苏沐雨隐约看到，那女子双手握着一块细长的玻璃碎片，对准自己的心脏狠狠地刺了下去！血液溅满了摄像头，又顺着屏幕滴落下来……

“啊！”苏沐雨大叫一声，与此同时，视频又恢复成一片漆黑。

“诺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苏沐雨反复问了几次，终于听见一个幽幽的声音——

“小雨，你不想知道那是谁吗？”

视频变得比先前更明亮，蓝裙女子死去的画面定格在屏幕上。苏沐雨看到锋利的玻璃插进女子的心脏，鲜血不断地涌出，将地板染红。她屏住呼吸去看那张脸——怎么会这样！苏沐雨瘫软在座椅上，那女孩竟然是徐诺！

一阵剧烈的疼痛袭上心头，苏沐雨眼前一黑，便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。

苏沐雨坐在办公桌前，手指机械地扯弄着垂在胸口的长发，周围的同事们激烈讨论着几天前发生的那起“年轻话剧女演员跳车身亡”的离奇案件，却丝毫没有传入她耳中，她的思绪早已漂浮于千里之外。

今天早上醒来，她发现自己安然地躺在床上，而QQ的聊天记录里，却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徐诺的消息，那段恐怖的视频也不曾再出现！难道昨晚只是一场梦，但为何她觉得如此真实？抑或是她赶了几天的文稿，精神严重疲劳产生了幻觉？她现在好想知道徐诺的近况。

“小苏，有你的信。”

同事的叫唤让她回过神来,她微笑着起身接信:“谢谢黄姐。”

未署名的灰色信封背面只用红笔画着一颗破碎的心!昨夜的惊吓再次蔓延,她颤抖地将信封拆开,抽出一张鲜红的喜帖。

喜帖上新娘那栏,正是徐诺的名字,而新郎的签名字迹模糊,她无法看清。婚礼时间定于两天后的周六,2007年4月14日,地点是溯水古镇。

多么诡异的日期,多么奇怪的地点,这根本不像是一场婚礼!压抑住起伏不安的心情,苏沐雨将喜帖又仔细看了一遍,确实是徐诺娟秀的笔迹,并且还在喜帖下方给她留了这样一句话:小雨,我的伴娘,不见不散!

她又把信封拿过来,里面还有一张小纸片,是4月13日晚五点开往溯水的火车票!她颓然地坐回靠椅,此时此刻,她内心深处涌上来的,居然是一种恐惧。

3

苏沐雨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前往徐诺就读的东州艺术学院。徐诺的父母在她上大学时,因工作关系去了北京,所以她在东州市没有固定的“家”,一直住在宿舍里,现在只能到学校找她了。

苏沐雨要确定徐诺人是否还在东州,视频惨案这件事仅仅是恶作剧还是有人别有用心。

好不容易找到东州艺术学院表演系的教学楼,却发现临近毕业,大家都忙于找工作或接拍广告、影视剧,在校的大四学生寥寥无几。苏沐雨决定碰碰运气,她拦住一个衣着时髦步伐匆匆的女生。

“请问你认识徐诺吗?”

女生定住,涂着睫毛膏的眼睛把她上上下下都打量了一遍:“你是谁?”

“我是她朋友,很久没和她联系了,找她有重要的事。”

“她大二就退学了。”

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,苏沐雨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怎么可能!徐诺那么热爱表演,那么努力考上了东州艺术学院,怎么会退学?

“那她现在在哪里……如何联系她……”

女生妆容精致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:“我不知道!”

此时远处传来另一个女生的呼喊:“罗雅倪,快点,面试要迟到了!”她应了一声,拉紧身上的外套疾步走开了。

心有不甘,苏沐雨大声问:“那你听说徐诺要结婚了吗?”

那女生猛然回过头,面色惨白甚至有点抽搐,仿佛听到什么恐怖的故事一般,飞快地转身奔跑起来,只轻声留下一句“不可能”飘荡在风里。

她的态度让苏沐雨心生疑惑。既然是退学,具体原因就只有老师知道得最清楚了!想完,她迈开步子朝教师办公室走去。

“很抱歉,我真的不太清楚徐诺退学的原因。”年近半百的赵老师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,“是她父亲替她办的退学手续,当时我还说徐诺这孩子很有表演天赋,不念下去实在可惜,但她父亲说已经在北京帮她联系好学校了……”

“那退学前她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?”疑团越来越多,像乌云一样积压在苏沐雨心头,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赵老师沉思了半晌:“没有。她心情挺好的,还跟我说‘十一’黄金周要和几个同学去溯水镇旅行……”

“溯水镇?!”苏沐雨惊呼,引来办公室里不少老师的侧目,“您说她去了溯水镇?”

“应该是。这么一说我又想起,‘十一’过后她就没有再回学校,接着她父亲就来办退学手续了。”

“那您有她家里的联系电话吗?”苏沐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。

赵老师摇摇头:“过了这么久,恐怕找不到了。”

“谢谢您。如果有徐诺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。”苏沐雨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。

“这么急找我出来喝咖啡,不是要告诉我你交男朋友了吧?”凌微微大大咧咧地拉开椅子坐下,点了杯热拿铁。她是一个秀气可爱的女孩儿,剪一头清爽的短发,脸蛋红润还略有些时下流行的婴儿肥,总是毫无遮拦的大笑或大声说话,每每这时,嘴角边就浮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,任谁看了都会心动。

苏沐雨望着这个她在东州大学的好友,却不知如何将事情说出口。毕竟凌微微并不认识徐诺,她们开始深交也是在徐诺和她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。

“苏大姐姐,到底是什么严重的事啊?叫人家出来半天不说话,我时间宝贵咧!”凌微微嘟起嘴往咖啡里加糖,她大学念的是公共关系,正在一家外企的公关部实习,每天都忙得像个“拼命三郎”。

苏沐雨整理了一下思路,才缓缓述说,只跳过她和徐诺共同爱上俞子熙的那段。

凌微微越往下听,眉蹙得越紧,撕着鱿鱼的手也渐渐停了下来,直到苏沐雨说完,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:“真是奇怪得有点恐怖呢。会不会只是徐诺的恶作剧?”

“我也这么想过,但她没有理由啊,除非有人假借她的名义。”

“如果真是恶作剧,不理它就好啦!”

苏沐雨摇摇头:“但那恐怖的QQ视频,消失的聊天记录,以及徐诺的喜帖、车票又如何解释?还有,徐诺为什么在去过溯水镇后就退学了?而当我说她要结婚时,那女孩为什么会惊慌地说‘不可能’?”

“这么多为什么搅得我头都晕了!”凌微微烦恼地抓抓短发,“那你干吗不问问她前男友呢?”

“呃……”苏沐雨不自然地搅动咖啡:“我把他的手机号删掉了。好啦,与其在这里做无谓的等待,还不如我亲自去寻找徐诺!”

“苏大记者，你的职业病又犯了，什么事都非要刨根问底，还说什么‘学新闻就是要挖掘事情真相’，我看分明是钻牛角尖儿！好啦，找我出来有什么要帮忙的？”

“还是你了解我！”苏沐雨笑着眨眨眼，“我这次可能要去两天，外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，你有空就到我家照看一下啦。”

“好啦！外婆人那么好，不用你说我都想经常往你家跑呢。”凌微微调皮地吐吐舌头。



苏沐雨看到走在最前端的是一队乐手，身上背着红布花球，吹奏着单鼓、单号、单唢呐。后边跟着一个穿灰麻衣的少年，手捧一幅黑框相片，就像死人的遗像。他旁边是一位四十多岁媒婆一样的女人，替他撑一把暗红的蜡纸伞。苏沐雨觉得那伞很眼熟，好像她的那把姻缘伞。再后边是五个中年男人，抬着五大箱嫁妆，但苏沐雨总觉得那和遗物没什么分别。最后出来四个壮丁，抬的居然是一口朱漆棺材！



第二章 古镇冥婚

1

苏沐雨准时坐上东州市开往溯水镇的火车，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到达。车厢很空，看来前往溯水度假的人很少，大概和最近阴霾的天气有关。她随意选了个靠窗边的位置坐下，拿出中午从网上打印的溯水镇简介来看。

溯水镇位于东州市西六十七公里处，始建于隋唐年间，以小家碧玉型的南方村镇建筑为主，风光旖旎并且有许多令人惊奇的民俗。因此即便刚开发不久相对闭塞，也仍对国内外旅客具有一定吸引力。苏沐雨虽然从小生长在东州，却没到过溯水，只听闻不少传言，多是说溯水古镇的排外和陋习，因而从未对它产生好感。

“小姑娘一个人去溯水？”

苏沐雨抬头，发现对面坐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子，身材干瘦眼睛凹陷。她点点头，她并不很习惯和陌生人接触。

“是去旅游还是走亲戚？”

“不，是去参加婚礼。”

中年人脸上的神情倏地变得古怪起来。的确，苏沐雨想，没有人会选择在一个尚未开化的地方举行婚礼，任谁听闻都会吃惊。

“嘿嘿，”男子干笑了两声，神神道道地问出一句话，“是去参加活人的婚礼，还是死人的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苏沐雨瞪着他，不理解此话的含义，甚至她感到自己有些情绪失控。察觉到她的激动，中年男子悻悻地起身，走到一对面色青黄的母子旁边坐下，看

得出他们是一家人。

火车很快到站，苏沐雨走下去，感觉整个溯水镇旧而古朴，处处都显露出苍老残败的迹象，但又不似想象中的那般荒凉。刚下火车就有不少小商贩向她兜售地图、特产，人力三轮车也大声吆喝着，询问她落脚的地方。

是啊，她该去哪儿？苏沐雨提着行李袋，在微微暗下来的天色中发呆。徐诺并没有像苏沐雨期望中的那样，到火车站接她，然后告诉她一切事情的缘由。

“小姑娘要去哪？我在溯水住了四十几年，没有不知道的地方，不如我领你去？”前来搭话的是火车上的中年男子，此时他枯黄的脸上露出有点谄媚的笑容，身边那对母子无神的目光齐刷刷落在她身上，令她感到很不舒服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“不是我吓唬你，小姑娘。溯水这地方好玩是好玩，但有许多去处常人是不能去的……弄不好回不回得了东州还得看你的造化呢……”

苏沐雨正寻思着如何打发他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徐诺的短信。

“晚7点，‘鼎月旅馆’见。”

如释重负般，苏沐雨赶紧拦下一辆三轮车：“去‘鼎月旅馆’。”急于摆脱中年人的心情，让她忘了思考，徐诺的手机号明明是个空号，又怎么可能给她发来短信？

“鼎月旅馆”和溯水镇大多数旅店一样，从外观上看是一座仿古代的客栈，还故意在前台摆放劣质的“古董”和大大小小的酒坛，而房间内的设施却很现代化，住宿条件还算舒适。徐诺并未如约而至，只替她订了207号房间。207是她们的秘密暗语，以前出去旅游时她们总订这号房，因为徐诺的生日在2月，她的生日在7月。

简单梳洗过后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，徐诺还是没有出现，也不再发来短信。之前她问过旅馆的服务员徐诺是什么时候订的房间。

“是刚刚打电话预约的。她说今晚七点半左右，会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光临我们旅馆，让我们给您留下207号房。”服务员公式化地回答。

为何徐诺迟迟不肯露面？苏沐雨按捺不住，再次拨打徐诺的手机号，却依然是空号。压抑住烦乱的心情，她决定出去走走。

由于是旅游淡季，溯水古镇的夜晚非常寂静。二十一点，正是东州市开始狂欢的时刻，而溯水已然进入梦乡，偶尔袭来的阵阵凉风，也像它在沉睡时均匀缓慢的呼吸。苏沐雨拿着从旅馆前台借来的地图，穿过一条条五花石铺就的街道，走过一间间土木修筑的平房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她有种错坠时空的感觉。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隋唐，那些水袖长衫的女子，就是在这样沉默的夜色中，企盼着自己的丈夫或情人从远方的战场归来。

饥肠辘辘的她终于找到一家快要收摊的小店，老板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，特别推荐她吃自家做的甜米糕和鸡蛋饼，饮料是蜂蜜茉莉茶。也许是太饿的缘故，她感到这餐饭特别好吃，也稍稍慰藉了她疲惫的身心。

“婆婆，‘韩宅’是什么地方？”苏沐雨指着地图问，图上有个五角标识的地方写着“韩宅”，看上去似乎在溯水很有名。

“哦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本镇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大富商，做的是丝绸布匹生意，‘韩宅’是他盖的一栋大洋楼。”

“那画波浪线的叫‘溯水镇第九街’的，有什么典故吗？”

老婆婆的脸色微变，收拾着碗筷的手不再利索，半晌才说：“小姑娘晚上别去那条街……那儿，很邪门。”

看得出老婆婆是个话少的人，于是苏沐雨也不再追问，心想大概只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。

吃完饭刚走一段路，身后又传来老婆婆的声音：“小姑娘，溯水镇有些地方是不能随便去的。”

这令她想起在火车站，中年男人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握紧手中的地图，她知道往直走五十米右拐，第三个路口就是“溯水镇第九街”。而此时，月亮很配合地躲到一块游荡的乌云身后，不愿出来。前方一片黑暗。犹豫了片刻，她决定回旅馆。

“今晚太黑啦，白天再来看也不迟。”苏沐雨想完，又自我嘲讽一番，“苏沐雨啊苏沐雨，原来你也是个胆小鬼！”

2

苏沐雨睡得很舒服，如果不是那阵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搅动着她的脑神经，她可以这样一觉睡到天亮。

“谁啊？”打开灯，她大声地问。

回答她的是一片沉寂。她看了一眼钟，午夜十二点整。穿好衣服，她缓缓将门打开，昏暗的走道上却空无一人，甚至看不出有人到访过的痕迹。她的目光落在门前下方，那儿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大纸箱。

“给我的？”苏沐雨把它抱回房间拆开。

首先拿出来的是那双葱白色绣花鞋，质地良好、绣工精细，接着是一套浅红色分身旗袍，不，确切地说更像是满族服饰，绸缎面料，上边绣着五蝠捧寿图，最后是两件单薄的白色里衣和一双白棉袜。

为什么这套衣服如此怪异，好像在哪见过，难道是……“天啊！”苏沐雨低叫一声赶紧将它们抛开，这分明是一套寿衣！

手机铃声适时地响起。徐诺的短信像一个冷冷的笑话：“怎么啦，小雨？不喜欢我送你的伴娘礼服吗？”

苏沐雨全身的血液在瞬间凝结，她感到她的周围有一双眼睛，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她！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，而她注定是被耍弄的对象！她将衣物连同箱子一起扔出窗外。